



钱基博

国学要籍

QIAN JI BO

GUO XUE

YAO JI

钱基博
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钱基博

国学要籍

QIAN JI BO

钱基博
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钱基博：国学要籍 / 钱基博著. -- 北京：当代世界出版社，2017.1

(名家国学大观 / 黄懿煊主编)

ISBN 978-7-5090-1158-4

I. ①钱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国学—文集 IV.

① Z126.2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4375 号

出版发行：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复兴路4号(100860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：(010) 83907332

发行电话：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

印 张：15

字 数：210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1月第1次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90-1158-4

定 价：42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！

目录

版本通义

- 001- 叙目
- 003- 原始第一
- 008- 历史第二
- 048- 读本第三
- 071- 馀记第四

读·《庄子·天下篇》疏记

- 083- 叙目
- 088- 总论
- 105- 墨翟 禽滑厘 宋钐 尹文
- 117- 彭蒙 田骈 慎到 关尹 老聃
- 128- 庄周 惠施 公孙龙
- 162- 附太史公谈《论六家要指》考论

《文史通义》解题及其读法

- 177- 一、论世
- 183- 二、叙传
- 203- 三、解题
- 209- 四、读法

版本通义

叙目

原始第一

历史第二

读本第三

余记第四

余读官私藏书之录，而籀其所以论版本者，观于会通，发凡起例，得篇如上。缮写定，因为其序论曰：

於戏！版本之学，所从来旧矣！盖远起自西汉，大用在雠校。刘向《别录》：“雠校，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缪误，为校。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，故曰雠也。”（见《文选·魏都赋》雠校篆籀李善注引《风俗通》。）及其雠校中秘，有所谓中书，有所

谓外书，有所谓太常书，有所谓太史书，有所谓臣向书，臣某书，广搜众本，讎正一书，然则讎校所资，必辨版本。至宋岳珂刊《九经三传》，称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，晋天福铜版本，京师大字旧本，绍兴初监本，监中见行本，蜀大字旧本，蜀学重刊大字本，中字本，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，潭州旧本，抚州旧本，建大字本，俞韶卿家本，又中字凡四本，婺州旧本，并兴国于氏、建余仁仲，凡二十本。又以越中旧本注疏，建本有音释注疏，蜀注疏，合二十三本，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。而于是事讎校者言版本！方是时，吾锡尤文简公著录所藏，为《遂初堂书目》，特开一书兼载数本之例。而于是治目录者言版本！既以附庸，蔚为大国，寔昌寔炽，逮于逊清，版本之学，乃以名家，而吾苏为独盛！自常熟毛晋子晋、钱曾遵王开其前茅，有苏州黄丕烈尧圃、顾广圻千里为之纘绪。其后钱唐之丁丙松生、归安之陆心源存斋、独山之莫友芝子偲，又其后长洲之叶昌炽鞠裳、江阴之缪荃孙筱珊、氏沙之叶德辉奂彬，版崇宋元，学擅讎校，炳炳琅琅，咸有述造，亡虑皆衍黄丕烈之绪者也。毛、钱所记，岂无罕异，而径途粗辟，阐扬未弘。恢张绝业，莫如黄氏！而顾千里实为丞弼，古钞旧槧，赏奇析疑，默识神解，不同寻常；沾溉后生，以诒奇秘。其尤甚者，乃至如陆心源之为《仪顾堂题跋》，盖掩黄丕烈之《读未见书斋读书录》以为己有（见钱唐汪康年穰卿《雅言集》），公然盗袭，曾不耻愧。而博籀诵诸家，删次其要，参互钩稽，积久成帙，董而理之，以著为篇。惟是神识尤资目验，一见逾于百

闻。千元韶宋，其有可征，则以国立南京、北平两图书馆所藏为据；而古籍景繙，则多取材于涵芬楼。按图索骥，求之可得；景响之谈，勿为迷罔。修辞立诚，庶几君子。世有览者，幸垂鉴焉。

原始第一

三代方策，遐哉貌矣！炎汉初兴，书皆竹帛。其后刘氏父子向、歆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；班固删其要，成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备篇籍。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，称篇称卷，不一其辞。所谓篇，竹书也；卷，则帛书也。后世书不用竹帛，冒篇卷之名，失其指矣。

古书止有竹简，曰“汗简”，曰“杀青”。汗者，去其竹汁；杀青者，去其青皮。汉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“杀青者，直治竹作简书之耳。新竹有汗，善朽蠹。凡作简者，皆于火上炙干之。陈楚间谓之汗。汗者，去其汁也。”而书竹简必以刀刻，故《史记》称萧何为秦之刀笔吏。《风俗通义》：“刘向典校书籍，先书竹，改易写定，可缮写者以上素。”盖西京之末，犹用竹为多。故刘向以《中古文尚书》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多脱简。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，亦篇多于卷也。后汉宦者蔡伦，因缣贵简重，不便于人，以意造为纸，史称：“莫不从用。”然考献帝西迁，图书缣帛，军人取为帷囊。而吴恢为南海太守，欲杀青以写经书。是东京之世，犹盛竹帛，而纸未大行矣。

《书序正义》引顾氏曰：“策长二尺四寸，简长一尺二寸。”《春

秋左传·杜预序疏》引郑氏《论语序·钩命决》云：“《春秋》二尺四寸书之，《孝经》一尺二寸书之。”《聘礼疏》引郑氏《论语序》：“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皆尺二寸（当依《左传疏》引作二尺四寸），《孝经》谦半之，《论语》八寸，策者三分居一，又谦焉。”而称书为一册，必由简策之册而来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册，符命也，诸侯进受于王也。象其札一长一短，中有二编之形。𦍋，古文册，从竹。”又《竹部》：“符，信也，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，从竹付声。”盖一长一短相比谓之册，六寸分合谓之符。故册可推称于符命，而符不可转称为书册。凡竹简，必编以绳，亦护以革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称其“晚喜《易》，韦编三绝”。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引刘向《别录》，“《孙子》以（同己）杀青，简编以缥系绳”。

《南史·王僧虔传》：“楚王冢书青丝编。”然则今人言编辑，固犹沿其旧称矣。册本通作策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策，马箠也。”别为一义。然汉人通借策作册。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”《周礼·内史》：“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，则策命之。”《左传》僖二十八年：“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。”昭三年：“郑伯如晋。晋侯嘉焉，授之以策。”是册即策之证。至汉末，则通行以策为册。蔡邕《独断》云：“策者，简也。《礼》曰：‘不满百文，不书于策。’其制长二尺，短者半之，（王充《论衡》云：‘短书俗记，即策之短者。’）其次一长一短，两编书，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‘皇帝曰’以命诸侯王。”刘熙《释名》：“策，书教令于上，

所以驱策诸下也。”《仪礼·聘礼》记百名以上书于策。”《郑注》：“策，简也。”《正义》：“策是众简相连之称。”然则古书以众简相连而成册，今人则以线装分钉而成册，沿其称而失其义矣。此古简册之制。

至帛之为书，便于舒卷，故一书谓之几卷。卷之心，必转以圆辊，两头稍长，出于卷，余出如车轴然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宋武入关，收其图籍，府藏所有，才四千卷，赤轴青纸，文字古拙。炀帝即位，秘阁之书，分为三品：上品红琉璃轴，中品绀琉璃，下品漆轴。”（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：“凡四部库书，皆以益州麻纸写，其集贤院御书，经库，皆钿白牙轴，黄缥带，红牙签。史库，钿青牙轴，缥带，绿牙签。子库，雕紫檀轴，紫带，碧牙签。集库，绿牙轴，朱带，白牙签。”盖隋唐间，简册已亡，存者止卷轴。故一书又谓之几轴。韩愈诗：“邺侯家多书，插架三万轴。一一悬牙签，新若手未触。”三万轴，即三万卷也。此古卷轴之制。

夫笔行而刀刻废，纸行而缣帛废。日趣便易，造述愈滋。故向、歆著录，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者，才万三千。至唐修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则几六七倍焉。开元时，两京书库所储，则几十倍之焉。唐以前书皆写本；而唐人写本之仅存者，有《说文·木部》，独山莫友芝子偲盖得而张焉。

世传唐籍版书，当以英国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一千九百零七年（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）在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石室所发见之唐懿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印之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藏诸伦敦

之不列颠博物院者为最可传信。宋版书之佳者，字体每带欧、虞神味。元人所刻，与宋版书较，已带匠气，而以咸通本《金刚经》与宋版书比，又显然有雅俗之分：

一则古拙错综，一则整齐呆板。是故古版书之可贵，就艺术而论，即在其能保持率真之气而不流于匠俗尔。敦煌石室印版书，又有《加句灵验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》；上虞罗振玉叔蕴曾为之景印于《宸翰楼丛书》中，其字画纯朴，视咸通《金刚经》更为率真。虽无纪年可考信，而罗氏则断之为唐刻，其根据为第二行“国师三藏大广智不空译”之“国”字上空一格，可谓现存版刻之最古者。

夫唐书版刻，始于佛典；而其渐推及儒书。据唐柳玭《家训序》云：“中和三年癸卯夏（中和，唐僖宗年号），銮舆在蜀之三年也。余为中书舍人，旬休，阅书于重城之东南；其书多阴阳杂记、占梦相宅、九宫五纬之流，又有字书小学，率雕版印纸，浸染不可晓。”则是字书小学有版刻矣。薛居正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明宗纪》：长兴三年二月辛未，中书奏：“请依石经文字，刻《九经》印板。”从之。

《汉书·隐帝纪》：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，国子监奏：“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四经，未有印板，欲集学官考校雕造。”从之。宋王溥《五代会要》卷八（经籍）载：周太祖广顺六年六月，尚书左丞兼刊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《九经书》、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，各二部一百三十册。世宗显德二年二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：准敕校勘《经典释文》三十卷，雕造印板，欲请兵部

尚书张昭、太常卿田敏同校勘。”敕其《经典释文》，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，宜差张昭、田敏详校。于是《经典》有版刻矣。又《旧五代史·和凝传》云：“平生为文章，长于短歌艳曲，又好声誉，有集西卷，自篆于版，模印数百帙，分惠于人焉。”又贯休《禅月集》有王衍乾德五年，昙域后序称：“检寻藁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，雕刻成部。”于是集部有版刻矣。若其时诸书刻本，自来未闻藏书家收藏，独敦煌石室出《唐韵》、《切韵》二种，为五代细书小板刊本，法人伯希和所取而储入巴黎图书馆者是也。此五代版刻之廋存者。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称：“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。此不然，但监本《五经》板，道为之尔。柳玘《训序》言其在蜀时，尝阅书肆，云：‘字书小学，率雕板印纸。’则唐固有之矣，但恐不如今之工。”朱益《猗觉寮杂记》云：“雕印文字，唐以前无之。唐末，益州始有墨板，后唐方镂《九经》，悉收人间所有经史，以镂版为正，见两朝国史。”据叶、朱两家论之，则谓刻板实始于唐末矣。比得敦煌石室唐经刻本，乃知版刻不始唐末，而远在咸通以前也。述《原始》第一。

历史第二

言版本者断自宋，世人尤所矜重。然新城王士禛阮亭《居易录》有云，今人但贵宋槧本，顾宋板亦多讹舛，但从善本可耳。如钱牧翁所定《杜集·九日寄岑参诗》从宋刻作‘两脚但如旧’，而注其下云：‘陈本作雨。’此甚可笑。”嘉定钱大昕辛楣《十驾斋养新录·论宋槧本》曰：“今人论宋槧本书，谓必无误差，却不尽然。陆放翁《跋历代陵名》云：‘近世士大夫所至，喜刻书板，而略不校讎。错本书散满天下，更误学者，不如不刻之为愈也。’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无误矣。张淳《仪礼识误》、岳珂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所举各本异同甚多，善读者当择而取之。若偶据一本，信以为必不可易；此书估之议论，转为大方所笑者也。”然按苏轼《东坡志林》称：“近世人轻以意改书，鄙浅之人，好恶多同，故从而和之者众；遂使古书日就讹舛，深可忿疾。”而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则曰：“唐以前，凡书籍皆写本，未有摹印之法。人以藏书为贵，人不多有，而藏者精于讎对，故往往皆有善本；学者以传录之艰，故其诵读亦精详。自书籍刊镂者多，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；学者易于得书，其诵读亦因灭裂。然板本初不是正，不无讹误。世既一以板本为正，而藏

本日亡，其讹谬遂不可正，甚可惜也！”则是不待南宋初，刻书已不能无误矣。甘泉焦循理堂为宋岳珂《九经三传沿革例序》云：“学者言经学则崇汉，言刻本则贵宋。余谓汉学不必不非，宋版不必不误。”诚哉是言，可为拘墟者发墨守也。

宋时官刻书有国子监本。岳珂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，有晋天福铜板本，盖宋监本之所自出。而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称：“五代时，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。国朝淳化中（淳化，太宗年号），复以《史记》、《前后汉》付有司摹印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云：“嘉祐中（嘉祐，仁宗年号），以《宋》、《齐》、《梁》、《陈》、《魏》、《北齐》、《周书》舛谬亡阙，始诏馆职讎校。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，不足凭以是正，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。久之始集。治平中（治平，英宗年号），巩校定《南齐》、《梁》、《陈》三书，上之，刘恕上《后魏书》，王安国上《北周书》。政和中（政和，徽宗年号），始皆毕，颁之学官，民间传者尚少。”此国子监刻经史之可征于北宋者也。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云：“监本书籍，绍兴（绍兴，高宗年号）末年所刊。国家艰难以来，固未暇及。九年九月，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，始请下诸道州学，取旧监本书籍，镂板颁行，从之。然所取者多有残缺。故胄监刊《六经》无《礼记》，正史无《汉书》。二十一年五月，辅臣复以为言。上谓秦益公曰：‘监中其他阙书，亦令次第镂板；虽重有费，不惜也！’由是经籍复全。”此国子监刻经、史之可征于南宋者也。北宋监刻无闻。而南宋监刻之仅有存者：国立北平图书

馆藏有监本《春秋穀梁注疏》残册（以下省称北平图书馆），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藏有监本《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》残册，有监本《纂图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（有钞配），有监本《附音春秋公羊注疏》二十八卷（有元明修补叶），有监本《附音春秋穀梁注疏》二十卷（有元明修补叶。以下省称南京图书馆）。而南京之《公穀注疏》，半页十行，经传不别，传下注及集解亦不标明，惟疏文则冠一大“疏”字于上；与北平之《穀梁》残册同一款式，盖出一刻也。然按岳珂《九经三传沿革例》称：“《九经》监本，讹谬脱略，多仍五季之旧，与俗本无大相违。绍兴初，仅取刻板于江南诸州，视京师承平监本又相远甚，与潭、抚、闽、蜀诸本互为异同。嘉定辛巳春（嘉定，宁宗年号），朝廷命冑监刊正经籍。柯山毛居正谊父遂取《六经》、《三传》诸本，参以子史字书选粹文集，研究异同。凡字义音切，毫厘必校，刊修仅及《四经》；犹以工人惮烦，诡窜墨本，而误字实未尝改者十二三。继欲修《礼记》、《春秋三传》；谊父以病目移告，事遂中辍。”则是监本《九经》有讹脱也。景祐元年九月（景祐，仁宗年号），秘书丞余靖上言：“国子监所印两《汉书》文字舛讹，恐误后学。臣谨参括众本，旁据他书，列而辨之，望行刊正。”诏送翰林学士张观等详定闻奏。又命国子监直讲王洙与靖偕赴崇文院讎对。靖、洙悉取馆藏诸本参校。二年九月校毕，凡增五百一十二字，脱一百四十三字，改正四百一十一字（见北平图书馆藏元大德乙巳刊《后汉书》，首列景祐《校正后汉书状》）。而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称：

“余襄公靖为秘书，尝言《前汉书》本谬甚，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，遂为《刊误》三十卷，其后刘原父兄弟两《汉》皆有刊误。余在许昌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《西汉》一部，末题用十三本校，中间有脱两行者。”则是监本诸史有谬脱也。涵芬楼景宋景祐刊本《汉书》入百衲本二十四史，盖即宋景文所用参校诸本之一。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称：“遭靖康丙午之变（靖康，钦宗年号），中原沦陷，前曾巩等校刻《宋》、《齐》、《梁》、《陈》、《魏》、《北齐》、《周书》几亡。绍兴十四年，井宪孟为四川漕，始檄诸州学官，求当日所颁本。时四川五十余州，皆不被兵；书颇有在者，然往往亡缺不全。收合补缀，独少《后魏书》十许卷，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，偶有所少者；于是七史遂全，因命眉山刊行。”谓之“眉山七史”；而宋以来藏书家，称为“蜀大字本”。元时板印模糊，遂称之为“九行邈邈本”；盖其书半叶九行，每行十七八字也。元以后递有修板。北平图书馆藏有元修宋蜀大字本《宋书》残册，有宋蜀大字本《魏书》一百一十四卷，有明修宋蜀大字本《北齐书》五十卷；盖“眉山七史”之罕见者。而涵芬楼景宋蜀大字本《南齐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周书》，宋蜀大字本配元明递修本《宋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入百衲本二十四史，于是“眉山七史”复全。至明洪武时（洪武，太祖年号），取天下书板入之南京。此板遂入国子监，世遂称为“南监本”（归安陆心源存斋《仪顾堂续跋》）。南京图书馆藏有明南监刊本《三国志》六十五卷（刊配《魏志》卷八至十二），而北平图书馆藏有明

南监黑口本《唐书》二百五十卷（有补板），永乐中用南监九行本《齐书》，十行本《晋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隋书》印订四史《外戚传》四卷；所见亦罕矣！然昆山顾炎武宁人《日知录·论监本二十一史》曰：“宋时止有十七史。今则并宋、辽、金、元四史为二十一史。但辽、金二史向无刻。南北《齐》、《梁》、《陈》、《周书》，人间传者亦罕。故前人引书，多用《南》、《北史》及《通鉴》，而不及诸书，亦不复采《辽》、《金》者，以行世之本少也。嘉靖初（嘉靖，世宗年号），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，欲差官购索民间古本。部议恐滋烦扰。上命将监中《十七史》旧板，考对修补，仍取广东《宋史》板付监。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无板者，购求善本翻刻。十一年七月成。祭酒林文俊等表进，至万历中（万历，神宗年号），北监又刻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一史》。”南监多存宋监、元路学旧板，其无正德以后修补者，品不亚于宋元。观南雍《经籍志》所载四部板片，真三朝文献之所系矣。北监多据南监本重刻，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一史》之外，罕见他书。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曰：“北监板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创始于万历十四年，至二十一年毕工，《二十一史》开雕于万历二十四年，至三十四年竣事；板式与《十三经》同。”盖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。北监即据南本重刻。而南京图书馆藏有嘉靖、万历先后刊南监《二十一史》，万历刊北监《二十一史》。顾氏《日知录》则以为“北板视南稍工；而士大夫家有其书，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。然校勘不精，讹舛弥甚；且有不知而妄改者，偶

举一二：如《魏书·崔孝芬传》：李彪谓崔挺曰：‘比见贤子谒帝，旨谕殊优；今当为群拜纪。’此《三国志·陈群传》中事，（原注：‘陈群字长文，纪之子，时鲁国孔融高才倨傲，年在纪、群之间，先与纪友，后与群交，更为纪拜。’）非为隐僻。今所刻《北史》改云：‘今当为绝群耳。’不知纪群之为名而改纪为绝，又倒其文，此已可笑。

（原注：‘南北板同。’）又如《晋书·华谭传》末云：‘始淮南袁甫，字公胄，亦好学，与谭齐名。’今本误于‘始’字绝句，左方跳行，添列一袁甫名题，而再以‘淮’字起行。（原注：‘南北板同。’）《齐王冏传》末云：‘郑方者，字子回。’此姓郑名方，即上文所云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，而别叙其人与书，及冏答书于后耳。今乃跳行添列一郑方者三字名题。（原注：‘北板无者。’）《唐书·李敬元传》末附敬元弟元素，今以敬元属上文，而‘弟元素’跳行。此不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，而貽后来之姗笑乎！（原注：‘惟冯梦祜为南祭酒手校《三国志》，犹不免误，终胜他本。’）《十三经》中，《仪礼》脱误尤多：《士昏礼》脱‘婿授绥，姆辞曰，未教，不足与为礼也’一节，十四字。（原注：‘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，而其注疏遂亡。’）《乡射礼》脱‘士鹿中翻旌以获’七字，《士虞礼》脱‘哭止告事毕宾出’七字，《特牲馈食礼》脱‘举觶者祭卒觶拜长者答拜’十一字，《少牢馈食礼》脱‘以授尸坐取簠兴’七字。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”。明监刻既如此，宋监刻又如彼。

宋时官私刊刻，不胜缕指。监本而外，有蜀本、杭州本、临安